

體之書讀之從而解、從而譯、遂得以臻庫斯也、不亦悅乎、伏願一得歷先生之電覽、而質其疑、則死且不朽、余受而讀之詳覈明鬯、其事言校諸彼無一差忒焉、乃感其篤好如斯、不覺泣然淚下、遂喟然廢書而歎曰、嗟乎至哉斯舉也、我東方召彼數百年矣、其際學者何限、然學者不能成譯、譯者亦拙於文、是以未嘗有條理而能弘斯道乎世者也、今二君以豪傑之質、篤好之志、盡其心力智巧而臻庫斯矣、由此以往、世醫之有志者、因以知保物之所生毓百骸之所在、而施厥術、則上自王侯下至庶庶、凡有生氣者、庶幾將不夭其天年也、且後之志斯者、自此而讀彼、則勤思過半矣、嗟乎至哉二君之有功于斯也、實天下後世之德也、今而後、我東方之人、始知蘭人之精於醫、大有益乎人也、嗟乎至哉斯舉也、千古以來未有如二君者也、吁向者以爲釣名牟利者、吾過矣、吾過矣、二君上勉旃、二君再拜曰、是非我功也、誠先生之德也、敢請得先生之一言而辨卷首、永以爲榮也、余謝曰、章也惰夫、幸以諸君之疆爲曹丘生、於我得與斯盛舉也、深以慙恧如以鄙辭形穢其側、章何敢、況斯書之行揭日月、則天下自知其貴重也、章何得而以光價斯書乎、二君不可、遂記余所以識二君之由以爲序、

安永二年癸巳之春三月

阿蘭譯官西肥 吉雄永章 撰

(解體新書序圖)九例

一斯書譯和蘭人與般亞覃闕兒武思所著打係縷亞那都米者也、斯方二百年來、召和蘭人就受厥醫術者多矣、然僅一二學其療法、以爲糊口之資焉、豈至讀其書修其業乎哉、蓋和蘭之國精乎技術、知巧之所及、無不致者矣、而速有德乎四海者醫爲最焉、唯以其言語侏離、文字曲釘、作用異常、雖有善書良法、天下靡得而稱焉、我家世傳而業厥瘡醫也、復藏其邦書矣、余繼箕裘、自童卯習慣其事、因得窺其書也、然素罕觀之書、至乎其艱奧難解者、竟無由質訪焉、望々焉似瞽師之索相者矣、於是乎、幡然別取漢土古今之醫籍而讀之、回復鑽味茲年矣、尋究其療方論說、則穿鑿附會、牽強疎鹵、欲晰之彌暗、欲匡之彌謬、無可一以寓諸庸焉、芒々乎若邯鄲之學步者矣、蓋蘭書之所難解者、不過十之七、